

【历史研究】

有关管平湖生平的几个问题

章宏伟

(故宫博物院 故宫学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管平湖的时代离我们不远,但管平湖本人少有著述,建国后的档案还未曾找见,时人好多回忆仅凭记忆且往往加上个人的主观想象或愿望,致使史料淹没,给研究带来许多困难。研究管平湖必须有扎实的史实基础,无论是依据的文献还是口述,都要对相关史实作必要地考订。这样,才能将管平湖放到中国琴学发展的历史中去看待,希望借一名琴者就能看到社会文化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的变化。

【关键词】管平湖;古琴;史实考订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5)01-0044-11

由于以往关注的不够,一些艺术家的生命和艺术历程往往随着斯人同去,没能留下印迹。不仅在古代,就是近现代,也难免有份遗憾,如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幸亏1977年8月20日美国国家宇航局向外太空发射的“航天者”宇宙飞船放置的一张带有“地球之音”的金唱片,除录有自然界的各种响声之外,还载有世界各国的60余种语言和27首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用以显示地球人类的文明。其中代表中国音乐的便是管平湖弹奏的古琴曲《流水》,管平湖才为我们国人所记忆。特别是“中国古琴艺术”2003年11月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后,海内外学者对管平湖的研究兴趣日浓,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文。虽然管平湖时代离我们不远,但管平湖本人少有著述,建国后的档案还未曾找见,时人好多回忆仅凭记忆且往往加上个人的主观想象或愿望,致使史料淹没,给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管平湖离开我们才40多年,但我们记忆中的管平湖,除了优美的琴声,其他形象是模糊的。我们应该感谢张婷以《近代琴家管平湖》为题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5月)。张婷还以这篇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在《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发表《管平湖年谱》。这些都是可喜的,是管平湖研究的良好开端。但在管平湖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拟就管平湖生平研究中的几个

问题以抒管见,并就正于方家。

一、管平湖的生年

管平湖究竟出生于哪一年?王丹《挥手如听万壑松——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说管平湖生于1895年^[1]。此文写于“管平湖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八个年头了”之际,后来作者已修改此说法。但廖盖隆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定管平湖生年为1895年^[2],或许依据的就是王丹后来已经修改过了的这个最早的说法。周纯一、杜三升主编《认识古琴·开发心灵》也是定管平湖生年为1895年^[3]。

许健、吴赣伯、凌瑞兰、张婷说:“1897年3月4日(农历二月二日),管平湖出生于北京。”^①王丹后来也改说:“1997年3月4日,是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100周年诞辰。”^[4]认识归于统一,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管平湖的生日1897年3月4日(农历二月二日)可以确定了。但这个说法的来源不知出自何处。而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室编《音乐编辑手册》的“中国著名音乐家年表(近代、现代)”著录管平湖(1897.2.2~1967.3.28)^[5],则误在把农历当成公历了。

章柏青、吴朋、蒋文光主编《艺术词典》也记管平湖(1897—1967)^[6]。

生日是定下了,但我们在看所有关于管平湖生平的记述时,一定要记住:传统的是虚岁记岁法,今

【收稿日期】2014-11-30

【作者简介】章宏伟(1964—),男,浙江温岭人,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人常用的是实岁记岁法,两种记岁法有1岁之差。而且在关于管平湖生平的记述中,也并不全是实岁记岁的,因而有些文章对同一件事的记述,说到岁数时会有不同,本文就不再关注了。

二、管平湖的出生地

许健、吴贇伯、凌瑞兰、张婷说:“1897年3月4日(农历二月二日),管平湖出生于北京。”^②

这种说法的依据没有交代,从现有的文献记述来看,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

管平湖的父亲管念慈(?—1909^③),字劬安,号横山樵客,江苏苏州人。“山水、人物、花鸟,悉合古法。光绪间,榷使立山驻节苏州,一见奇之,索画册呈御览。召入内廷,奉旨改号蘧龢。尤见赏于德宗,称为横山先生,赐第、赐膳,恩遇有加。继张乐斋长画院,名重一时。”^[7]晚年侨居上海,与吴友如同绘《点石斋画报》。^④

管念慈与《点石斋画报》的关系到底有多深,由于缺乏研究,目前我们尚无由得知。《点石斋画报》为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由上海《申报》附送,每期画页八幅。光绪十年(1884)创刊,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作品。按理说,光绪帝对管念慈恩遇有加只能在1898年(戊戌,清光绪二十四年)之前,管念慈在如意馆任职也不可能离开北京,侨居上海。所以,即使管念慈真有晚年侨居上海之事,也只能是在《点石斋画报》停刊之后,现在普遍认同的管念慈晚年侨居上海与吴友如同任职于《点石斋画报》的说法或有可商。管平湖出生的1897年管念慈应在北京。由此我们可以说,管平湖应该出生于北京。

但王世襄又说:“平湖先生曾称因不愿受父亲约束,十六七岁时即自家中出走,只身来北京。”^⑤这或许与“管念慈晚年侨居上海”说相呼应,表明管

平湖“只身来北京”之前,生活在京外,也许说是在上海,或者在老家苏州,但此说有待证明。实际上,王世襄所说也有与事实出入的地方,管平湖十六七岁时其父已去世有年,已不可能约束他了。(或许是其父故去后,管平湖即与母亲、兄弟从上海回到北京故宅居住?)

三、管平湖的古琴蒙师为其父亲

查阜西《琴坛漫记》说:管平湖“十三龄即遭父丧,但十二岁时父曾以小琴授其短笛(注:疑为“曲”之误),故仍认父为蒙师。”^[8]查阜西写该文时已在北京,与管平湖已有交往,文中记述当得之于管平湖本人。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在这之前,管平湖就受到其父弹琴的熏陶。吴贇伯《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就说:“管氏自幼随父学画、弹琴,十三岁时,其父去世,得父之世交叶诗梦指导,继而习琴,弹琴兴趣日浓。”^[9]

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说:管念慈“在管平湖幼年便教其琴技,使得管平湖自小就习弹古琴”^[10]。但张婷在同一篇论文中又说:“1909年,管平湖年12岁,父亲便教授他学习古琴。”此说来源于查阜西《琴坛漫记》。查说当为传统的虚岁纪年,而张婷改为现今的实岁纪年,因而有1岁之差。管念慈已于1909年去世。陈婧雅《现代琴家王迪》说:“‘九嶷派’的第一代传人管平湖家学深厚,他自幼师从于父。”^[11]虽然也没有确凿的依据,但说法更合理。

四、所谓“管平湖上中学时已经和王世襄认识”

张婷说:“1914年,管平湖因不愿意受家中约束,离家中出走,常与王世襄(管平湖上中学时已经和王世襄认识,一般爱在芳嘉园与他见面)在一起接触。那时王世襄对绘画、古琴不感兴趣,所以,并

① 许健:《弦上万古意,清心向流水——古琴家管平湖》,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卷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吴贇伯编:《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凌瑞兰编著:《现代琴人传·管平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5月;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

② 许健:《弦上万古意,清心向流水——古琴家管平湖》,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卷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吴贇伯编:《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凌瑞兰编著:《现代琴人传·管平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5月;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

③ 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说“1910年,父亲管念慈去世”,误。管念慈乃1909年去世,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记载:“宣统己酉年卒。”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2》,第5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

④ 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第1259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郑珉中口述,王戈整理:《郑珉中先生说古琴》,《紫禁城》2006年第5期。吴贇伯编:《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

⑤ 王世襄:《髹松居随笔二则》,《收藏家》2005年第9期。又王世襄:《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锦灰三堆》,第1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

不知晓管平湖的琴艺高超,直到妻子袁荃猷拜管平湖为师学琴,才有了初步认识。”^① 这是个大错误。考其来源,当是王世襄《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平湖先生曾称因不愿受父亲约束,十六七岁时即自家中出走,只身来北京。我上中学时已和平湖先生相识,他常来芳嘉园,称先慈曰‘三姑母’。惟当时我对绘画、古琴不感兴趣,只知其精于各种玩好,艺花木、养金鱼、蓄鸣虫等均有独到之处,远非他人所能及。……我直到前些年才感觉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究竟在哪一方面最高,并不容易被正确地认识。不仅他人难分辨,就连本人也未必十分清楚。因为这和所处的时代对不同区域门类的重视程度有关。我和管先生相识多年,因自己对古琴的无知,从未注意到他在琴学方面的成就,到荃猷拜师学琴才有初步的认识。直到他晚年受聘于音研所,才庆幸他终得发挥他的专长,可以专心致志从事琴学研究。他走过的大半生,正是古琴不被人重视的年代,从他学琴的人寥寥无几。为了谋生,不得不大部分时间用在作画和教画上,对他说来是一种损失和浪费。他的音乐天才不仅被人忽视,可能连他自己也难免或多或少低估了本人的天赋。”^② 王世襄说得非常清楚,而且管、王两人年纪并不同龄,1914年王世襄刚出生,王比管小十几岁。张婷在注中也是正确地说:“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但遗憾的是,王世襄说自己“上中学时已和平湖先生相识”,竟然变成了“管平湖上中学时已经和王世襄认识”。读书可不慎哉!

五、管平湖北平汇文大学肄业

廖盖隆《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管平湖……北平汇文大学肄业。”^[12] 管平湖上过大学,只有该词典一说,不知所据何在? 而且何时入学,学的什么,学了几年,为何肄业,都有待进一步搜寻。

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188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初名崇内怀理书院,校长刘海澜博士(Hiram Harrison Lowry)。位于崇文门船板胡

同(今汇文中学)。1916年与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初期名为“北京大学”,后改名为燕京大学。

六、管平湖的绘画生活

管平湖自幼随父学画。1920年,管平湖拜金城为师学画。金城(1878—1926)初学戴熙的精细笔法,中曾拜管平湖之父管劬安为师,后画风接近陆廉夫。他的山水、花鸟、人物都有古意。金城为民初北京画坛领袖,他没有宗派意识,提倡以南宗之气韵运北宗之丘壑,他的作品亦以丘壑为重心。北方画家多受他的影响,兼南学北而以北为主,并在北京形成了一种气候。金城提出“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而实足奉为常轨,写意虽亦画之别派,而不足以视为正宗”的主张,^③ 说“学花卉当以宋元为师,宋元不可见,则以明之陆包山、陆师道、周之冕、吕纪,以及项氏诸子为依归”。^[13] 金城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传统派画家的响应,他的后学与学生于非厂、赵梦朱、李瑞龄、金章、马晋、陈咸栋、陈缘督、陈少梅、管平湖、张其翼、田世光等,都选择了这条路。金城在北京创办倡导传统美术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精研传统,博采新知”,保护国粹,管平湖与周肇祥、胡佩衡、王梦白、陈半丁、徐燕荪、马伯逸、吴镜汀、李鹤筹、秦仲文等人都加入了研究会。^④

1920年5月4日,中国画学研究会第7次展览在中山公园举行,管平湖国画作品入选参展。5月8日,参展会员合影留念。^[14] 1936年8月30日至9月6日,中国画学研究会第十三次成绩展览会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画册目录记载共163人参展,另目录外临时送来的精品中有管平湖的国画作品《花鸟》、《荷塘双鹭》,均刊登在10月的《艺林月刊》。

中国画学研究会设会长、评议、研究员三种职位。评议在画会中地位最高,他们辅导研究员习画。研究员不分男女,以能画及有正当职业之人介绍,以作品送画会审查,认为可以造就者为合格。5年期满,成绩合格者给证书,升充助教。^[15] 1927年,管平湖在中国画学研究会由研究员升为助教。

① 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

② 王世襄:《偃松居随笔二则》,《收藏家》2005年第9期。又王世襄:《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锦灰三堆》,第151—1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

③ 《金拱北演讲录》,《绘画杂志》第3期(1920年),见郎绍君、水天中编《20世纪美术文集》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遵化市委员会编:《遵化文史资料》第8辑,1995年;陆占山:《北派国画大师秦仲文》,《文史精华》1999年第S2期;薛永年:《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刘凌沧先生的为人与治艺》,《中国书画》2009年第11期;郎绍君:《20世纪的缤纷画卷——梅洁楼藏画叙略》,《美术馆》2008年第1期;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

1949年,管平湖升为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同升为评议的还有胡佩衡、溥濡、张大千、黄宾虹、马晋、吴镜汀、李上达、李瑞龄、于非厂、汪慎生、秦仲文、孙诵昭、赵梦朱、徐燕孙、张启票、王雪涛、刘凌沧、周元亮、吴光宇、周怀民、徐慧等。^[16]

1926年,管平湖入“湖社画会”,将原名管平改名为管平湖(因为金城先生旧号“藕湖”,其弟子均以“湖”字为号,以示纪念)。该画会是金城之子金开藩在其父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分离出来的。独立后,正式取名“湖社画会”。

“湖社”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画坛的一道风景,颇具今日所谓的品牌效应。湖社成立后,其影响很快超过了由周肇祥主持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主要通过出版刊物、培养学生和组织展览三种相互关联的活动来开展工作,尤其是画展一项使湖社影响迅速扩大。湖社每年一次在中山公园举办会员的成绩展览会,一方面展示会员的成绩,向社会推荐新秀;同时也广泛联系画界同人,以扩大影响。湖社还广泛接受国内外各类邀请展。湖社成立不久,即与日本画家联合成立了“中日绘画协会”,所有湖社会员都加入该会。1932年4月18日,由正木直彦和渡边晨亩负责筹办的“中日古今绘画展览会”在大阪上野公园美术馆开幕。1934年5月5日,日本东京举行密宗演讲大会,并举办大型画展。金潜庵携唐、宋、元、明真迹及湖社成员画作赴日参展^[17]。

关于管平湖的绘画成绩和绘画活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七、管平湖结识悟澄和尚的时间

管平湖从悟澄和尚学琴,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管平湖古琴演奏风格的形成却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但关于管平湖结识悟澄和尚的时间,现在学界几乎是人各一说,如果我们暂不考虑各家记岁法的不同,则记述的时间,从管平湖20岁到31岁,相差有11年。

(1)管平湖……二十岁回苏州时,在天平山寺院结识了琴艺高超的悟澄和尚,并得到他的指教。^[18]应是1916年。

(2)1923年,管平湖重访故乡苏州。游天平山时,遇到福建武夷山琴家悟澄和尚。悟澄和尚自称只在武夷山修行,没有拜过其他人为师,自称“武夷派”,云游四方至北通州时,曾经与黄勉之相识。管

平湖拜他为师,学习“武彝山人”的指法及用谱规则。^[10]

(3)1924年,管平湖……二十八岁时游天平山,受悟澄和尚指教^[19]。

在28岁时,管平湖在回老家苏州探访时,拜师于悟澄和尚,学习了“武夷山人”的指法和“用谱规则”。^[11]

管平湖……二十八岁受益于苏州天平山武夷派悟澄和尚,琴艺渐趋成熟。^[20]

(4)1925年,管平湖……民十四年游于平山遇悟澄和尚,从其学“武彝山人”之指法及用谱规则,历时四五月整理指法,作风遂大变云。^[8]

(5)1926年,管氏在三十岁回苏州求教于一位来自武夷山的琴家悟澄和尚,体悟了武夷派灵活运指的妙用。^[3]

(6)约于1927年,管氏返苏州,闻得西郊天平山有来自武夷山之悟澄和尚,琴艺不俗,遂徒步数十里,留宿天平,习琴半载,琴艺精进。^[9]

说的是同一件事,但时间差异这么大,一时也莫知所从。

八、管平湖师从道士秦鹤鸣

学川派琴曲《流水》的时间

管平湖从道士秦鹤鸣学琴,与前面从悟澄和尚学琴时间是相接的,基本都是说管氏从苏州返北京,途经山东济南时,又投学于能弹奏川派张孔山所传琴曲七十二滚拂《流水》的秦鹤鸣道士。因而在时间差异也有那么多。

高星《向着东南飞》说:“40年代的琴学大师管平湖向山东秦鹤鸣道人学川派《流水》,后又经自己打谱发掘,使《流水》一曲弹得气势磅礴,指法坚劲,赢得了广泛的声誉……”^[21]在时间上过于靠后,不可信。

九、管平湖解放前是否

从来没有稳定职业?

现在古琴界一般都认为管平湖解放前没有稳定的职业,靠鬻画和教琴为生。像管平湖40年代的学生郑珉中就这么说的。这种认识应该说并不是事实。我们追寻管平湖的行踪,可以发现:

20年代后期,管平湖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教的是绘画。^①

① 郭慕文著,曾景初编辑:《中国现代名家画谱:刘凌沧》,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10月;薛永年:《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刘凌沧先生的为人与治艺》,《中国书画》2009年第11期

30年代前期,管平湖先后在北华美专、私立北平美术学院(1932年改名为北平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校名改为北京艺术科职业学校)教中国画。^①

北平沦陷后,许健《弦上万古意,清心向流水——古琴家管平湖》、凌瑞兰《现代琴人传·管平湖》说:“40年代,曾任教北平京华美专专科学校;在北京汉学专修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授琴。”^②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说:“1938年后,管平湖曾在北京汉学专修馆、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京华美专任古琴老师。”^③这里所说的在北京汉学专修馆、北京京华美专任古琴老师还有待查证,但就如张婷在注文中所说,“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学校南迁”,既然如此,管平湖何得在该校任教?

此时期,管平湖还与汪孟舒去电台演奏琴歌,边谈边唱。或许还曾在辅仁大学任教,因为在1941年的“慈善夜”募捐晚会上,管平湖与辅仁大学国乐团同台演出。^④

1946年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在北平复校,赵梅伯与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协同创办音乐系,聘请了管平湖任教,教授古琴。^⑤

许勇三1946年出任燕大音乐系系主任后,建立起了一支当时北平最高水平的音乐教师队伍,……中国专任教师有:许勇三、李菊红、刘畅标等,兼任老师有杨荫浏、张肖虎、管平湖、沈湘、张权、杨

大钧、赵沨、马可等。^⑥

1946年,管平湖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课。^[22]

1946日本投降后,王君谨(国信)受张伯驹委托,在国子监内建国乐传习所,附属于张伯驹主持的国学社内。管平湖为国乐传习所的古琴教师。该所于1947年春停办。^⑦

十、管平湖早年富裕生活

有关琴家管平湖的文字,几乎都说管平湖贫困。有的是基于自己的亲眼所见,如管平湖的学生王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解放前,管平湖先生家境贫寒,经常没有固定收入,只靠教琴、卖画等微薄收入养家糊口,还要负担三个女儿上学的开支,经济状况十分窘迫。1947年春天,北平国乐传习所因经费拮据而停办,师生们各奔前程,我与管先生一别三年没有见面。1950年夏天我才打听到他的新寓所——北新桥迤南慧照寺胡同一所院内。当我踏入他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小东耳房时,我不禁惊呆了。这间斗室不仅窄小,而且破旧不堪。后山墙是用碎砖头砌的,由于风吹雨淋,年久失修,砖缝间的灰砂脱落了,整个一堵墙如同一面大筛子底,百孔洞穿。屋内西北角是由几块薄木板支架的床铺,床上被褥单薄破旧。临窗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只盛有半碗玉米面的蓝花粗磁碗。桌旁是一条破板凳,近桌墙壁上挂着那张与他形影不离的唐琴。我真想

① 宋海东:《张恨水曾任北华美专校长》,《名人传记(上半月)》2010年第8期。刘艺:《王悦之的生平与艺术》,《美术》1995年第7期。

② 许健:《弦上万古意,清心向流水——古琴家管平湖》,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卷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凌瑞兰编著:《现代琴人传·管平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5月。

③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1925—1952》,第554—5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孟维平:《北京历史上的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人民音乐》2010年第11期。

④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260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编:《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5—6页、102—103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赵雍生著:《现代中国音乐先驱:赵梅伯》,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8月。孙继南:《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续三)》,《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3、4期。侯一民:《徐悲鸿与北平艺专》,《美术研究》1995年第3期。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金桥著:《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8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建立于1947年”,廖盖隆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所说管平湖曾任北平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副教授、教授,当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误,至于副教授、教授之说,还有待查证。

⑤ 张玮瑛、王百强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第173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12月。孟维平:《北京历史上的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人民音乐》2010年第11期。郑珉中先生说:1943年,清华大学教授许永三邀请管平湖去清华大学教授古琴。见郑珉中口述,王戈整理:《郑珉中先生说古琴》,《紫禁城》2006年第5期。这应该是郑珉中记忆之误。因为抗日时期,清华西迁与北大、南开在西南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并不在北京;再,许勇三是否当过清华教授?也需再查。或许郑珉中所说许永三邀请管平湖去大学教授古琴并没有错,只是时间和大学记错了,毕竟是60年前之事,记忆有误,完全正常。

⑥ 王丹:《挥手如听万壑松——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王丹:《泠泠七弦 响彻太空——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国际音乐交流》1997年第1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编:《中央音乐学院学士论文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6月;吴同宾、周亚勋主编:《京剧知识词典(增订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王丹:《我的音乐广播生涯》,《广播歌选》2010年第3期。《中央音乐学院学士论文选》说“1945年,蒋风之与管平湖、王君谨先生在国子监组织民乐传习所”,不确。

不到仅仅三年时光,管先生的生活境遇竟然到了这等地步。”^①这是亲历亲见,而且说的一个时期管平湖的生活写照,是真实可信的。管平湖的另一个学生郑珉中也持这种看法,并且认为管平湖是一生贫困,不仅40年代他从管平湖学琴时穷困潦倒,直到解放后进音研所。笔者曾多次与他讨论,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郑珉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因为管平湖父亲死后,家贫无钱,不得不拜曾为师兄的金城为师学画。金城(1878—1926)曾拜管平湖之父管劬安为师。

郑珉中、王丹两位是管平湖的学生,又都有亲历的经历,所说是第一手材料。

查阜西在建国后是北京琴界的领导者,与管平湖过从甚密,他在《琴坛漫记》中说:“管平湖……与妻几度仳离,近蹴居东直门南小街慧昭寺六号,一身以外无长物矣。”^②当是刚接触管平湖时的状况,也就是王丹所见时的情景。是可信的。研究查阜西的傅暮蓉在其博士论文中说:“管平湖依然贫苦潦倒,与妻子几度分离,居住在东直门南小街惠昭寺六号。那年(1951年——引者注)冬天,他向查阜西兜售一把名为‘中和’的古琴,说是有紧急的需要,查阜西便以五十万元的高价买下。据说的确是一把唐琴,琴腹款则为大唐雷氏,此琴题识及朱印皆潞琴之原体原文,琴面圆拱,却与潞琴异制。腹款原来是镶有金徽的,但是年代久远已有剥落,还没有补镶上。管平湖原意是准备自己修整的,所以已经磨先刮灰了,而后还未曾上漆,但是断纹锋口都在。查阜西为了救济管平湖的贫困所急就留下了,此琴是查阜西所藏古琴中最为昂贵的一把。”^③自是延续查阜西的说法,本来这只是一个短暂时期管平湖生活的实录,是真实的。但查阜西还说“管平湖一生穷困”,就显得没有依据,有点画蛇添足了。

张婷在论文《近代琴家管平湖》中谈及管平湖生活潦倒的文字有好几处:“管平湖生活依然穷困不堪,只能依靠卖画勉强度日,过得十分拮据。但是丝毫未能影响他饲养鸣虫的情趣。”“管平湖的生活也越发窘困,靠画幻灯片糊口。冬天住的房子里,甚至没有取暖设备,御寒衣服都买不起。他有时冷得受不了,在屋子里跑跳来驱寒。他还要自己

生火做饭,所以手指缝里总是黑黑的,都是搓煤球留下的黑色印记。丧亲之痛、凄苦的生活,让他越发苦练,而且常通宵达旦的弹琴。”“管平湖生活越发的贫困,自己已经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无奈之下只得搬到学生程子容家借宿。”^④但基本上还是阶段性的,虽然其中有些叙述如生活拮据却未影响饲养鸣虫的情趣,史实来自王世襄,但判断未必正确。

程午加说:“在旧社会学古琴的人当中,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但穷的要是只搞古琴,是连饭也吃不上。因为古琴这种乐器不能接近群众,不大为群众所接受。如上海的李子昭,北京的管平湖,就是这样,穷得袜子是破的,大褂也是破的,能买点青菜招待琴友,就是很高兴的事了。”^⑤泛泛而谈应该是可以的,但程午加这篇文章是写《二十年代民族器乐活动情况的回忆》,落到管平湖身上可能就是不实了。

王世襄也多次提到管平湖生活拮据。

这里,我想提出几个反例,来指出管平湖的生活并不是一生贫困。

(1)1915年,秦仲文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后又转文学系。全家从乡下迁至京城北十字孟公府,租赁管家房宅居住。此时管平湖之父管念慈已经故去,府上只有管老夫人及管平湖兄弟二人。管、秦相处亲睦,秦仲文得以有机会遍读饱赏管念慈遗作和精美的稀世画藏,初窥艺术堂奥,眼界为之大开。^⑥可知虽然管念慈已经故去,但管家尚住孟公府自家宅邸,且有住房出租。而且家里有不少藏画珍品。孟公府宅邸应是光绪所赐,管家何时失却,未见任何记述,而且管家历年珍藏何时散失殆尽,也未见任何记述。

(2)王世襄《锦灰堆·冬虫篇》有记载:“三十年代,管平湖先生过隆福寺,祥子出示西山大山青,其声雄厚松圆,是真所谓‘叫顶’者。惜已苍老,肚上有伤斑,足亦残缺,明知不出五六日将死去,先生犹欣然以五元易归(当时洋白面每袋二元五角),笑谓左右曰:‘哪怕活五天,听一天花一块也值!’此时先生以鬻画给朝夕,实十分拮据。”^⑦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将此事系于1936年,并根据王世襄所说的“此时先生以鬻画给朝夕,实十分拮据”,说:“管平湖生活依然穷困不堪,只能依靠卖画勉强度日,过

① 王丹:《挥手如听万壑松——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王丹:《冷冷七弦 响彻太——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国际音乐交流》1997年第1期。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遵化市委员会编:《遵化文史资料》第8辑,1995年。陆占山:《北派国画大师秦仲文》,《文史精华》1999年第S2期;石莉:《秦仲文——对秦仲文后人的采访》,河北省美术研究所编《艺术实录丛书(第二辑)》,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年1月。

得十分拮据。但是丝毫未能影响他饲养鸣虫的情趣。一日他路过龙福寺,见一只蝈蝈很是喜爱,但是此虫已快老死且价格偏高,但是管平湖居然饿着肚子出钱买下,还乐得其所。”^[10]试想,这是生活穷困不堪可能做的事吗?

(3)管平湖精通各种玩意嗜好,多才多艺,不仅是养花木的高手,对养金鱼也颇有研究,王世襄在《俚松居随笔二则》中写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惟当时我对绘画、古琴不感兴趣,只知其精于各种玩好,艺花木、养金鱼、蓄鸣虫等均有独到之处,远非他人所能及。如盆栽花木,香橼、佛手,均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近年,春节前后果树装火车从南方运来已不足为奇。而当年管先生则全年在家中培养,使南方植物适应北京水土气候,实非易事。又如养长春藤,窗台上小小一盆,一根长条蜿蜒而上,直到顶棚,又转而攀沿墙壁,绕室一匝,总长何止数丈,由根到梢,碧绿不缺一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爱养金鱼,每年选出鱼苗,千百得一,稍长看出成色,金鱼池专业养家自叹弗如。家中小院入冬仅一间画室,有小煤炉取暖。卧室却与放鱼缸的半间厢房相邻。他常说如爱鱼入冬必须陪鱼受冻。金鱼入室过冬,要求水面有一层薄冰,鱼在冰下,已同入蛰,不食不动,如此可以保存体力。倘温度稍高,鱼游泳活动,明春容易伤损。以上两项因非我所好,只能约略言之。至于冬日蓄养山中所捉蝈蝈,或暖房培育的各种鸣虫,因癖好相同,故能言之较详。”^①

管平湖对冬日蓄养山中所捉蝈蝈,或暖房培育的各种鸣虫,也很是喜爱,甚至颇有研究。有些故事当年即传为佳话。

“古琴国手管平湖,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绝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麻杨罐中喜出大翅油壶鲁,其翅之宽与长,数十年不一见。初售得善价,旋因翅动而不出声被退还。平湖先生闻讯至,探以免髭,两翅颤动如拱揖状。先生曰:‘得之矣!’遂市之而归,不数日,茶馆叫虫,忽有异音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先生曰:‘此麻杨的“倒拨子”耳!’(售出之虫因不佳而退还曰‘倒拨子’)众更惊异,竟求回天之术。先生出示大翅,一珠盖药竟点在近翅尖处,此养虫

家以力绝对不许可者。先生进而解答曰:‘观虫两翅虽能立起,但中有空隙,各不相涉,安能出音!点药翅尖,取俗谓“千斤不压梢”之意,压盖膀而低之,使两翅贴着摩擦,自然有声矣。’众皆叹服。”^[25]

而这些玩物才艺,是要有钱有闲才有可能,作为个中高手的管平湖,显然不可能是穷困潦倒,有上顿没下顿的惨状。

(4)“他听荣宝斋掌柜的说,扇面精品都被湖社画会的管平湖、何雪湖两人重价得去,何雪湖后来以一百银圆一张代价,让了两张泥金扇面给吴湖帆,吴自己舍不得画,又不愿请人画,抗战时期被梁众异强索而去,真是太可惜了。”^[26]可知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抗战之前,管平湖是颇为有钱的。

(5)“李福寿笔庄”的李福寿,1925年结识画家金北楼、齐白石、管平湖、汤定之等人,试制出了几种画笔,生意十分兴旺。李福寿根据各派画家的不同风格与作画特点,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改进制作工艺。管平湖擅长人物画,李福寿特意为他设计了衣纹画笔;李鹤筹、陈平湖等擅长花卉,他又特意设计了白云笔。^②

画笔特制,其价必高。按身定制,画家的身份显然也不会是生活拮据的落魄画家。

(6)鬻画为生,并不等于贫困。有润笔格为证。在《湖社月刊》第一至第十册合刊中除了金荫湖、惠柘湖、刘饮湖几位主要画家的花鸟或山水润例外,还登载了《介绍湖社同人鬻画启示》:兹为便利本社同人鬻画起见,特将诸人之润格划归一律,凡由本社介绍者,即请参看下列简单润例[随封加一]……以上均照每方尺山水人物六元,走兽八元,花卉四元。湖社画会谨启。而列出润例的名单为:金荫湖潜庵、李枕湖鹤筹、陈东湖咸栋、张湛湖紫垣、王圣湖小山、刘浩湖养湖、管平湖吉庵等。^[17]

或许如《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所说,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管氏生计顿失,除留有名为“清英”之著名唐琴外,家徒四壁,而管氏传授琴艺,仍一如既往,分文不取。^[9]

十一、管平湖入中央音乐学院、音研所的时间

现在琴界几乎有一共同认识,就是建国初年管

① 王世襄:《俚松居随笔二则》,《收藏家》2005年第9期。又王世襄:《多才多艺的管平湖先生》,《锦灰三堆》,第1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

② 贡发信:《中国轻工业传统名产品列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9月;孔令仁、李德征、苏位智、李岫:《中国老字号·文化金融交通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

平湖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蜗居于北京,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管平湖经查阜西或王世襄或者查、王二人共同的介绍,才被音乐研究所从民间挖掘,聘用为副研究员。

实际上,1949年10月,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师生,包括有关图书、钢琴等设备,全部合并入新建的中央音乐学院。^①“1950年6月,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建院,全国音乐教育中心转到天津。随之全国著名古琴家也荟萃津门。”^[27]管平湖应该是在这时开始移居天津的。李凤云在《李允中与天津近现代琴坛》中写道:“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央音乐学院设立在天津,管平湖、查阜西、吴景略等琴家都客居在那里。管平湖与天津的琴家李允中交往密切。在此期间,管平湖在对《流水》一曲进行记录整理时,发现《天闻阁琴谱》原谱与自己的老师——山东济南玄元观道士秦鹤鸣所教在指法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在第六段,有大打圆、小打圆、大绰等指法,与自己所学的指法有不同的地方。管平湖认为‘恐非原谱不同,实关技巧方面难以写出,余今以普通减字谱法写出,并用双行写出左右手同时应作之动作,并加以说明,以便了解技巧之动作。’管平湖整理记录完此谱后,将它赠予李允中,并在说明中写道:‘允中仁兄指正、管平湖记。’”^[28]就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叙述。有两本天津的志书说,马思聪于1950年初来到天津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并担任院长,在1952年,曾约请管平湖来津,在中央音乐学院为民族系师生讲学并演奏古琴名曲。^②则是不了解当时管平湖就

居住在天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并不是特意从北京邀去天津讲课的。

“1949年11月,新中国诞生不久,他(李元庆)就受吕骥同志的重托,开始筹建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29]这就是组建于1950年、正式成立于1954年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③1952年,管平湖应聘到该所任副研究员。^④

1953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由天津迁至北京,搬至北京北郊德胜门外学院路“十间房”。^⑤

王世襄有文回忆说是他介绍管平湖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去专门从事发掘古曲工作的:“在家养病一年,肺结核得到控制。这时民族音乐研究所从津迁京,所长杨荫浏、李元庆知我与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有交往,找我介绍,不久音研所聘他为研究员。后又邀我去所工作,职称是副研究员。从此我在西北郊学院路上班,周末才回家。”^[30]王世襄的这段回忆是错误的。首先时间不对,民族音乐研究所从津迁京在1953年10月,而管平湖进音研所早在1年以前,那时不仅音研所还在天津,而且王世襄还未与音乐结缘,正处于“三反”的风口浪尖,先是被关在东岳庙“学习”审查4个月,之后又是10个月的铁窗生涯,出狱后国家文物局发给他的一纸公文,就是王世襄回忆的“已开除故宫公职,命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不得不离开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杨荫浏、李元庆是否与他相识,也未可知。对于口述回忆,一定要与文献档案相印证,才能确保真实。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编:《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5—6页、102—103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增订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

② 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5辑,第91页,1992年11月。天津市河东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河东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2月。

③ 于庆新:《中国音乐八千年何日才建博物馆》,《人民音乐》1998年第1期。魏艳《吕骥与古琴音乐的传承》说“1953年4月,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吕骥直接领导开展工作。……并将古琴音乐研究列为重要工作内容。……聘请著名古琴家如侯作吾、管平湖、查阜西、吴景略等担任研究员和特约演奏员;经常召开研究员座谈会,组织进行中国古代音乐专题研究和讨论”;又说“1954年,在吕骥亲自领导下,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民族音乐研究所并将研究古琴音乐列为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聘请古琴家侯作吾、管平湖、查阜西及吴景略等为研究、演奏人员”,属行文疏忽。文载《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

④ 王丹:《挥手如听万壑松——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王丹:《泠泠七弦 响彻太空——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国际音乐交流》1997年第1期。吴赣伯编:《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张婷:《近代琴家管平湖》,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9年5月;张婷:《管平湖年谱》,《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陈婧雅:《现代琴家王迪》,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10年5月。在时间上,章华英《近百年来琴乐之传承与发展》说“从1953年起,前辈琴家查阜西、溥雪斋、汪孟舒、詹澄秋、招鉴芬、杨新伦等相继被音乐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管平湖先生到音乐研究所工作,专事古曲的发掘和整理。”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5年第1期。文中所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研究所发展而来,文中用以后的名称来称谓,属于小疵。

⑤ 李肖编写、戴鹏海整理:《李元庆年谱一初稿(1914—1979)》,《音乐艺术》1991年第1期。张振涛:《怀满铿锵——中国乐器收藏与李元庆的学科意识》,《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

“(查阜西)先生介绍管平湖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专门从事发掘古曲工作”^[23],或有可能,但那时管平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员,不过是从校内教学部门到研究部门的一个调动,或许此番还加上新聘副研究员。

十二、管平湖不是北京业余 古琴研究会理事

1954年3月27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正式成立。不到半年,北京业余古琴研究会(北京古琴研究会)作为它的一个业务下属单位也应运而生,首次会议是当年10月10日举行的,参会人员共20余位琴家,刚刚出任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的杨荫浏代表研究所主持其事。陈婧雅说会议“选出溥雪斋为会长,查阜西为副会长,汪孟舒、张伯驹、管平湖等为理事,蒋风之、薛志章为候补理事,会后草订了理事会组织章程和演出规则”。^[11]是不对的,不知其依据何来?实际上,会友一致选出查阜西、溥雪斋、汪孟舒、张伯驹、许健为理事;蒋风之、薛志章为候补理事,溥雪斋为首届理事长,查阜西为副理事长。^①管平湖并没有担任过理事的职务,只是该会会员。乔建中说的符合实际情况。^[31]

顺带纠正一下,王忠和著《民国四公子》说:“1950年,张伯驹和溥雪斋、管平湖等人在北京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32]显然是错误的说法。《中国音乐学院历届毕业生古琴论文集》(2006年10月)说:北京古琴研究会“1960年至1980年这段时间,由于政治原因,琴会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文革”另当别论,至少“文革”前不可能如说,《琴曲集成》、打谱。

十三、管平湖的《流水》是如何 被送到“航天者”去太空的?

乔建中《一生的琴缘——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国乐大师CD专辑”系列制品述评·管平湖》说:“当美国‘旅行者’卫星决定于1977年8月20日升天之际将27首代表人类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乐曲向太空‘播放’时,中国有关方面毫无疑问地选择了管先生演奏的《流水》。”^[33]这是纯属想当然的说法。

1977年8月20日,“旅行者”太空船由肯尼迪角发射到太空考察。科学家希望它能够遇到地球以外的“人类”,因此给它带上了一张就是过十亿年也将了亮如新的喷金铜唱片做为“信件”。在这张唱片上录有120分钟的节目,其中有编码图解的中国长城,还有中国的古琴曲《流水》。……它是由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演奏的。负责编制这张唱片曲目的安·德鲁扬在《地球的倾诉》一书中说:“我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大学的周文中,请他推荐一首中国乐曲,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流水》。他说:‘这首乐曲描写的是人的意识与宇宙的交融。中国古琴在耶稣诞生前的一千多年就有了。自公元前五世纪中期至四世纪的孔子时代起,《流水》一曲就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选送这首乐曲足以代表中国’。我们决定采用它。这是二十七段乐曲中决定得最快的一首。”^②

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曲教授及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任周文中2005年9月8日前来中央音乐学院接受名誉教授聘书时应邀所做演讲时说:“我在1977年顺利地提议把管平湖大师所录音的《流水》古曲收进了美国送到太空去的宇航船‘航天者’(Voyager)所载的一张金制唱片中,与欧洲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并立地代表了整个地球有史以来的古典音乐。因此使我们的《流水》能争先在太空中静待将来宇宙中‘知音’来再度发现。”^[34]

刘承华说:“我们都知道管平湖先生的《流水》是被送到‘旅行者二号’去太空的。怎么选出来的呢?我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120分钟的唱片,30分钟介绍地球、生命、人类等信息外,剩下90分钟全部是音乐,原来准备选择各地有代表性的乐曲50多首(最后选了20多首),每首不超过2分钟。评选乐曲时,周文中先生是评委,他向大家介绍了这首乐曲,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琴音乐,介绍了演奏者管平湖本人,然后提出一个建议:这首乐曲7分多钟,一点都不能删节,必须完整收入。这个提议得到所有评委一致通过。根据我的臆想,并不一定真的喜欢,甚至并不一定真的听懂,却都能够举手赞成。为什么?是出于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辉煌历史的尊

① 查阜西:《1954年古琴在北京》,《查阜西琴学文萃》,第403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查阜西:《巡回演出后在民族音乐研究所报告提纲》,转引自傅蓉蓉《查阜西琴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年4月;乔建中:《现代琴学论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82年对外广播稿选》。

重,也是对周文中先生的尊重。”^[35]

十四、其他有关管平湖编造的故事

口述历史自有特殊的价值,但由于叙述者有意无意之误,往往叙述的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的差距,如郭宝昌著《说点您不知道的》叙述自己既往的事:“我喜欢这两位小姐。雯极有艺术天赋,她古琴弹得好,师承于查阜西、管平湖二位大师;二胡拉得好,师承于姜丰之先生:钢琴弹得也好,且有一副甜美的歌喉。……但我后来成了北京东城颇有点儿名气的票友,经常粉墨登场票一出,再去找雯,她早已无心唱戏了,此乃后话。我十二岁才正式走进这个大宅门,岂料两三年间,两位姑娘的命运已经起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往日的温馨爱抚已荡然无存。我见到的芹已是满面木然,两眼呆滞;而雯则变得乖戾孤僻、寡言少语。我上高中时候才知道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解放前夕的事。”^[36]简直就是编故事。解放以前,怎么可能同时师承查阜西、管平湖呢?

李益中《记杭州解放初期的民间音乐艺人》说:“遍访国内古琴家求教,博采众长,琴艺上获得很高成就。30年代,他在上海与当代古琴名家查阜西、管平湖等人共创‘今虞琴社’。”^[37]所记肯定有误。管平湖从未参加“今虞琴社”。

柳琴著《最后的镖王:武林泰斗李尧臣传》写道:美国女画家卡尔“在李尧臣的帮助下,卡尔不仅饱览了如意馆内珍藏的画像,还看到了慈禧皇太后在丝绸上画的水墨画(主要是屈兆麟代笔的),聆听了管念慈、管平湖父子的古琴演奏,在琴韵中领悟了中国艺术的元素。这一切都为她给慈禧太后画像奠定了信心。卡尔内心对李尧臣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最后她又向他提出一项请求,敦请在作画期间李尧臣做她的保镖。”^[38]则纯是写小说呢!

以上笔者对管平湖的考察无疑是粗浅的,但显然又是必须的。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所用资料必须精确可靠,因而我们研究管平湖,就必须有扎实的史实基础,无论是依据的文献还是口述,都要对相关史实作必要地考订。这样,才能将管平湖放到中国琴学发展的历史中去看待,希望借一名琴者就能看到社会文化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的变化。

本文成文时,由于时间的关系,未及查核档案史料,翻阅书刊也不够多,肯定还有诸多不足,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推动管平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参 考 文 献]

- [1] 王丹. 挥手如听万壑松——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J].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1985, (3).
- [2] 廖盖隆. 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 [3] 周纯一, 杜三升. 认识古琴·开发心灵[M]. 台北:学鼎出版有限公司, 1994.
- [4] 王丹. 泠泠七弦 响彻太空——忆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J]. 国际音乐交流, 1997, (1).
- [5] 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室. 音乐编辑手册[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
- [6] 章柏青, 吴朋, 蒋文光. 艺术词典[M].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9.
- [7] 曹允源, 李根源纂. 《民国吴县志》卷七十五, 列传艺术一,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2》, 第519页[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8] 查阜西. 琴坛漫记[M]// 查阜西琴学文萃.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5.
- [9] 吴赣伯. 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7.
- [10] 张婷. 近代琴家管平湖[D].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 2009.
- [11] 陈婧雅. 现代琴家王迪[D].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 2010.
- [12] 廖盖隆. 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 [13] 金绍城. 画学讲义[M]// 于海晏辑. 画论丛刊.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2.
- [14] 中国画学研究会. 《艺林月刊》(第七册, 即旬刊第九十一期至九十三期)[M]. 艺林月刊发行所, 京华印书局印刷, 1920.
- [15] 李朴园. 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33.
- [16] 云雪梅. 民国时期的两个京派美术社团[J]. 收藏家, 2001, (1): 25—30.
- [17] 范景中, 曹意强. 美术史与观念史 V[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18] 本社编. 音乐欣赏手册[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1981.
- [19] 袁静芳. 民族器乐欣赏手册(乐种、乐器、人物、乐谱)[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 [20] 余甲方. 中国近代音乐史 1840~1949[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21] 高星. 向着东南飞[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2] 任欣. 蒋风之年谱及蒋派二胡艺术风格[M]//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中央音乐学院学士论文选.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5.
- [23] 傅暮蓉. 查阜西琴学研究[D].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 2009.

- [24] 程午加. 二十年代民族器乐活动情况的回忆[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1984, (3).
- [25] 王世襄. 冬虫篇[M]// 锦灰堆: 王世襄自选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631.
- [26] 唐鲁孙. 大杂烩[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8.
- [27] 陈嘉瑞. 天津近现代古琴艺术发展述略(续)[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1997, (4).
- [28] 李风云. 李允中与天津近现代琴坛[J]. 中国音乐学, 2007, (2).
- [29] 乔建中. 我们不能忘记——纪念我国音乐学研究的卓越组织者李元庆同志诞辰八十周年[J]. 人民音乐, 1995, (3).
- [30] 王世襄. 锦灰不成堆: 王世襄自选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52.
- [31] 乔建中. 现代琴学论纲[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0: 2.
- [32] 王忠和. 民国四公子[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7.
- [33] 乔建中. 一生的琴缘——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国乐大师 CD 专辑”系列制品述评·管平湖[J]. 中国音乐学, 2004, (1).
- [34] 周文中. 音乐创作与中华文化——我的学习、研究、创作的过程和原则[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6, (1).
- [35] 刘承华. 我们如何对待传统? ——“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高层论坛”闭幕词[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07, (2).
- [36] 郭宝昌. 说点您不知道的[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 [37] 李益中. 记杭州解放初期的民间音乐艺人[M]// 杭州文史资料: 第 20 辑. 杭州: 政协杭州委员会文史委, 1998.
- [38] 柳琴. 最后的镖王: 武林泰斗李尧臣传[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176.

(责任编辑: 闫卫平)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life of Guan Pinghu

ZHANG Hong-w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stitute of Forbidden City,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Guan Pinghu lived in an era not far from today. However, great difficulties exist in our researches, as Guan Pinghu himself rarely writes, and the archive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have not been found, as well as the submerge of historical facts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reminiscenc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based merely on memories are often combined with their subjective imagines and desires. People who study Guan Pinghu must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of fact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and correct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whether in literature or in oral. Only in this way, we can regard Guan Pinghu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Qin study. Through him we hope to see the chang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people's ideology and aesthetics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Guan Pinghu; Ancient Qin; Examine and Correct Historical Facts